



漢口之行

孟小冬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下旬告別共舞台後，沒多久，應邀赴福建作短期演出，前後只演了半個月，即由閩回滬。孟小冬二伯父鴻壽（即第一怪）受漢口方面之託，介紹孟小冬去漢演出，條件俱已談妥，並約好交付定洋日期。是日，其伯鴻壽參加「搖會」。「搖會」，亦稱合會。曾在我國民間盛行的一種信用互助方式。一般由發起人（「會頭」）邀請親友若干人（「會腳」）參加，約定每月、每季或每年舉會一次。每次各繳一定數量的會款，輪流交由一人使用，藉以互助。會頭先收第一次會款，以後依不同方式，決定會腳收款次序。如按預先排定次序輪收的，稱為「輪會」；如按搖骰方式確定的，稱為「搖會」；如按投標競爭辦法決定的，稱為「標會」。耽誤未至，孟小冬師傅不明何故，以為臨時有變化，左等右等，不見人來，適巧南洋小呂宋（小呂宋，即今菲律賓群島中的呂宋島。宋元以來，中國商船常到此貿易。明時稱之為呂宋。自一五七一年至一八九八年，其地為西班牙所侵佔，故譯作小呂宋，而以大呂宋稱呼西班牙。）方面來人堅持邀孟小冬，並當場預付定金，旋即登船離滬。小呂宋因有很多華僑商人居住，常邀藝人前往該地進行商業性演出。因聞孟小冬在滬頗有名聲，技藝超群，乃以重金禮聘。孟小冬在該島獻藝數月，深受僑商嘉賞。

返滬後不久，共舞台老藝人馬春甫受漢口之託，再約孟小冬，演期三月，包銀共二千四百元。遂於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日，自滬搭太古輪赴漢口。同往者有師傅仇月祥、旦角汪碧雲、小生汪素雲等，還自帶一位琴師。這位琴師前文已經介紹過，乃首屈一指的胡琴聖手孫佐臣老先生。孫小名老元，人稱孫老元，與梅雨田（梅蘭芳伯父）齊名，他們是晚清京劇琴師兩大名師。當時是由大舞台張榮奎介紹，張乃老元之婿，與孟小冬父親及叔伯都有交情。再一點，年已花甲的孫老元，因來滬探望閨女，閒著無事，因發覺孟小冬聰慧，有嗓子，夠調門，認為可造之才，又是快婿做的介紹人，故樂意屈就，隨孟小冬同赴漢口。臨行前在滬與仇月祥（這時孟小冬仍在為師服務期間）簽立合同，月薪一百二十元，一年為期，無戲薪減其半。

二十世紀二〇年代初的漢口，商賈雲集，工業發達，經濟繁榮昌盛，是我國商業與交通重鎮。漢口古稱夏口。曾與佛山鎮、朱仙鎮、景德鎮合稱我國四大鎮。原屬江夏縣，一九四九年與武昌、漢陽合併成武漢市。一九二三年「二七」大罷工運動亦在此爆發。它還是孕育京劇的發源地之一，京劇生行兩輩大師譚鑫培、余叔岩均為鄂籍，後來孟小冬曾拜其為師的譚派名家程君謀，亦是道地的漢口人，有漢口譚鑫培之稱。所以當時京劇在這裡非常流行，擁有大量的觀眾。但同時京劇在這裡也不好唱，觀眾的鑒賞水平極高，它和天津一樣，被視為最難對付的唱戲碼頭之一。以前很多藝人都說，在全中國唱戲，有三個碼頭最難唱，卻不是發源地北京，而是天津、漢口、上海。凡是一個好角兒而能夠得到這三個地方觀眾的認可，那他的藝術就算成功啦。

那時生行正是「無腔不學譚」的年代，而孟小冬初學原以孫（菊仙）劉（鴻聲）啟蒙，到漢口能否一炮打響，倒也捏了一把汗，實在沒有太大的把握。幸好這次有精通譚藝的名琴師孫老元輔佐，也就壯了幾分膽量。在一個悶熱的七月天，孟小冬一行抵達號稱「四大火爐」之一的漢口，搭班怡園，那也是個遊藝場，與上海大世界相類似，內設京戲舞台。農曆七月初六登台，三天打炮戲分別為《逍遙津》、《徐策跑城》（因逢七月七，加演《天河配》飾牛郎。此戲亦名《鵲橋相會》，粵劇則名《七姐下凡》。孟小冬在滬是向六叔鴻茂所學，戲中牧牛串唱幾段名劇，織女則仿《天女散花》之雲路場子，載歌載舞）、《打鼓罵曹》。由於半年前這裡就曾貼出過孟小冬將蒞漢演出的海報，但那次因其伯鴻壽耽誤，被南洋小呂宋奪走，未能如願，引為憾事。這次真的來了，戲院門口及鬧市大街宣傳海報四處張貼，戲迷早已翹首盼望，奔走相告，不顧驕陽似火，揮汗如雨，三天戲票三天前即預售一空。

待人們欣賞完孟小冬三天打炮戲後，漢口觀眾的情緒沸騰了，他們說，果然貨真價實，名不虛傳：

一是扮相好！——別的不說，單是那扮相、氣度，一出場，戲迷的眼睛就為之一亮。眼前十五歲的秀髮姑娘，穿著厚底靴，卻變成了帝王、雅士，英俊倜儻，怎麼看怎麼瞧也絲毫找不出少女的模樣。太神奇了！雖是坤角，能脫盡女相。

二是嗓子好！——小冬有一副又脆又亮的嗓子，一張口，音色是那麼嘹亮甜潤，純正悅耳，剛柔相濟，高低自如。太美妙了！雖是閨秀，能無尖窄雌音。

三是唱得好！——好嗓子，不單賣嗓子；中氣足，發自丹田；正宮調，游刃有餘；富韻味，字正腔圓。太動聽了！雖是女流，不讓鬚眉。

那幾天，孫老元的琴尤其大紅。他以前曾隨余叔岩到過漢口，被漢口觀眾譽為「全國第一琴」，本來在當地就是紅底子。這次隨孟小冬舊地重遊，更受到歡迎。孟小冬的唱與老元的琴都是高調門，聲震屋宇，餘音繞樑，真可謂「此曲只應天上有，人間哪得幾回聞？」。接著第四天貼出《失空斬》，第五天《捉放商店》，第六天《四郎探母》。這後三天更是正宗譚派骨子大戲，老戲迷欣喜若狂，欲罷不能，雖時值盛夏，赤日炎炎，再熱的天，也擋不住觀眾的熱情，哪肯輕易放棄。接著還演了《南陽關》、《珠簾寨》等文武老生戲。

北京有一位老者曾向筆者回憶說：

那次我正巧也在漢口，看了孟小冬一齣《奇冤報》，從行路到公堂，一氣呵成。劇場座無虛設，而且凡有空地都加了凳子，更有不少人站著聽，這種盛況是很少見的。一聲「劉升，帶呀路！」隨著小鐸孟小冬飾劉世昌出場了。一陣喝彩之後，竟自鴉雀無聲，台下都在屏息凝神，就連繡花針墜地恐怕也能聽得清晰。有人說這齣戲沒什麼做表，全以唱工取勝。其實沒有完全說對，怎麼沒

有做表？在喝酒中毒以後，劉世昌應隔著桌子前空翻落地，我擔心她來不了，可能拖泥帶水，因為穿著褶子，帶了髻口，而且又穿著厚底靴子，不太容易搞好。有些人偷懶，往往身子橫在桌上一滾，表示一下就算了。卻不想她認真地用手一按桌子，正面翻了過來，乾淨俐落，非常漂亮，於是又博得全場彩聲。接著還有「甩髮」、「硬殭屍」倒地，俱見功夫。漢口的戲迷被征服了！要知道這還是個未成年的小姑娘呀！可以想見，平時在練功時不知吃過多少苦頭。至於這齣戲的唱工，也是沒挑的，特別以正宮調唱大段〔反二黃〕，孟小冬嗓子從頭至尾潤亮有餘，一氣呵成，真使觀眾聽得如癡如醉，稱心滿意。孫老元的琴又是那麼嚴絲合縫，水乳相融，實在太好了。我向四周一看，全場有一半人在搖頭晃腦，附近的幾位連眼睛都閉上了，真個是韻味無窮。劇場內的喝彩聲此起彼伏，孟小冬老元幾乎各佔一半。這一場戲留給我的印象太深了，真是終生難忘。這情形就連余叔岩都沒有過。

孟小冬在漢口的演出，不但轟動了全城戲迷觀眾，有些專業同行也被震驚了。其中有一位和她戲路相近，也是女老生，名姚玉蘭（就是後來杜月笙的第四房夫人。嫁杜後改名谷香，人稱「香媽」），此時她和母親小蘭英及妹妹姚玉英也在漢口另一家戲院演出，聞聽人言，孟小冬之藝，如何了得，再配上孫老元的琴，如虎添翼，說得姚玉蘭心裡癢癢的，她決定親自去觀摩一番，連看了《斬黃袍》、《逍遙津》、《轅門斬子》、《滑油山》等數齣。後來她乾脆向母親告假半個月，暫停演出，天天去看孟小冬的戲；由喜歡戲到喜歡人，不由得託人說合。兩人因戲路相近，一見如故，竟拜了金蘭。姚年長孟小冬四歲，她對這位小妹妹的才藝十分欣賞、欽佩。不想，二十年以後，這對異姓姐妹，又共同成了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四姨太、五姨太，那是後話，按下不表。

姚玉蘭也是位多面手，生、旦、淨文武全才，還能演老旦、紅生，在坤角中，當時也算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好角，老生宗孫（菊仙），

兼擅譚（鑫培）劉（鴻聲）。常演《逍遙津》、《轅門斬子》、《南陽關》、《目蓮救母》一類戲。又向其母學了汪（笑儂）派戲。上世紀八〇年代初，她為了思念母親，以七十六歲高齡在台灣島上粉墨登場演出汪派戲《喜封侯》。

姚玉蘭的母親小蘭英，最早在東北大連組辦京劇「童伶科班」，培養貧家的孩子學戲。丈夫藝名「七盞燈」，是京劇丑行演員，不幸英年早逝。兩個女兒玉蘭、玉英自幼也在童伶班學藝。小蘭英為文武老生，藝宗汪派（笑儂），並得汪親授。長期帶著兩個女兒巡迴演於北京、天津、山東、湖北、上海等地，最遠到過哈爾濱以及南洋新加坡、菲律賓等地，是京劇史上流動演出到過地方最多，也是最早至南洋一帶演出的女演員之一。她擅長的劇目有《九更天》、《桑園寄子》、《南天門》、《四進士》、《打嚴嵩》、《硃砂痣》以及汪派《哭祖廟》、《受禪台》等。

她在北京華園（亦稱華樂園）演出時，名字上冠以「坤伶老生大王」頭銜。兩個女兒在母親的調教下，也都各自成才。玉蘭是多面手，而玉英也不讓鬚眉，她不但主攻武生、小生，還兼及旦行乃至丑行。有很多群戲的主角，她們母女三個全包了。如《群英會·借東風·華容道》一齣大戲，小蘭英飾魯肅，玉英演周瑜，玉蘭扮諸葛亮，還趕曹操或關羽。再如《趙五娘》，母親演張廣才，姐姐扮趙五娘，而下書人小花臉李旺就由妹妹玉英扮演。台下雖是親密母女，但到了台上，卻不准有半點馬虎。名淨袁世海老先生曾回憶說：「一次演《趙五娘》，唱到『掃松下書』，姚玉英扮丑角在下書時把戲詞念顛倒了。原詞應該是『我是投家書，下家信的』，生活裡人們把砒霜又叫信石，因此說『下信』是下毒的意思。張廣才年老耳背，把『下家信』誤聽成了『下信』，以為是下毒，打個岔，很有戲。這裡如果念錯了可不行。姚玉英把這句念成『我是下家書，投家信的』，母親飾的張廣才就接不下去了。到了後台，小蘭英問了句：『妳念的什麼？』跟著就搗了姚玉英一

個大嘴巴。」這件事當時在戲曲界廣為流傳。小蘭英治班甚嚴，對自己的親生女兒也從不稍加寬容，在戲曲界樹立了很好的榜樣。當時還幼小的袁世海，對這件事也有深刻印象，多少年也總記著。他後來演戲嚴肅認真、一絲不苟，和這件事給他的影響也不無關係。

她們母女常合演的戲還有《珠簾寨》、《四進士》等，還新排演過連台本戲五本《狸貓換太子》。程派傳人趙榮琛先生在《翰林之後裔梨園》一書中說，他曾上海看過小蘭英母女的戲：

記得我還看過一次筱蘭英母女三人主演的、大約是連台《包公案》中的一齣，類似「劉判官」，情節要比《探陰山》複雜得多。筱蘭英是女老生，自演包公，扮相演唱大體按照南派風格；其長女姚玉蘭，前演八賢王，是掛髯口老生，後演柳金蟬，是唱做繁重的旦角；次女姚玉英，前演顏查散，小生，後演油流鬼，武丑，照樣能翻。母女三人把這齣戲演得如火如荼，很別緻很叫座。這是演員有本事，戲也抓人。

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，天津《大公報》刊載一篇評論文章，題目為〈談姚氏三傑之五本狸貓換太子〉，今摘錄如下：

姚氏三傑為誰，小蘭英、姚玉蘭、姚玉英是也。三伶多在各埠獻藝，頗享盛名。此次來京，在華樂唱演，都中人士莫不讚許，前星期余觀其演新排之五本狸貓換太子，劇情及佈景均極有趣味。小蘭英之包公威風凜凜，念詞清晰，唱做均佳，探陰山時之數段快板尤為動聽。玉蘭前部之柳金蟬，扮相嬌艷，舉目端重，見馮君衡時種種表情，令人叫絕，幾段歌曲，聲音清脆，絲絲入扣，妙不可言，後部去（飾）李太后，雖僅出場一次，亦不無可取之處。玉英前部油流鬼，臉譜精妙，嗓子響亮，道白分明，做工得體，為坤伶中所僅見，後部之八賢王尤見生色，金殿之連唱，聞

者神馳，總觀全劇，演四小時之久，無疵可擊，母女三人，多才多藝，已足令人欽佩，加以賣力非常，尤為坤伶所不可多得，宜乎到處受人歡迎也。

這年她們母女三人演於北京正陽門魚市口華樂園，正巧孟小冬也在京演於開明戲院。一次為北京晨鐘學校演義務戲，孟姚同台，孟的大軸《四郎探母》代回令，小蘭英前壓軸《珠簾寨》。這是後話了。小蘭英是早期女老生中比較傑出的一位演員，不僅能挑大樑，而又多才多藝。她演唱的《掃松下書》、《徐策跑城》等戲，被上海長城唱片公司邀請錄製了唱片。

在上世紀二、三〇年代的舊中國，藝人的生活，喜怒哀樂，孰難預料，所謂今日不知明日事。這樣一位多才多藝、好勝倔強的母親，不想為了女兒婚事的不如意，竟獨自跑到普陀山出家為尼了。後來做了杜（月笙）夫人的大女兒姚玉蘭，定居香港、台灣時曾多次託人在大陸尋查，終無下落。不過有人說，在上世紀五〇年代初，這位已年過花甲的老太太，又脫下緇衣，逃離普陀山，勒頭扮戲粉墨登場了，還北上進京演出了幾場骨子老戲，此後又不知去向了。

孟小冬在漢口原約期三個月，由於各界挽留，又續延了兩個半月，直至一九二三年春方告結束。

